

甘拱辰：武术之乡的武进士

张全海

怀宁有个武术之乡，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。明清时期这里被称为“怀宁县受泉乡冶塘地方”，老怀宁十二景之“冶峰青霭”就在此处，这里有个著名的冶塘湖，至今仍有大量汉代冶铁作坊的遗存。此地历史上有个洪家铺，所以现在的行政地名就叫洪铺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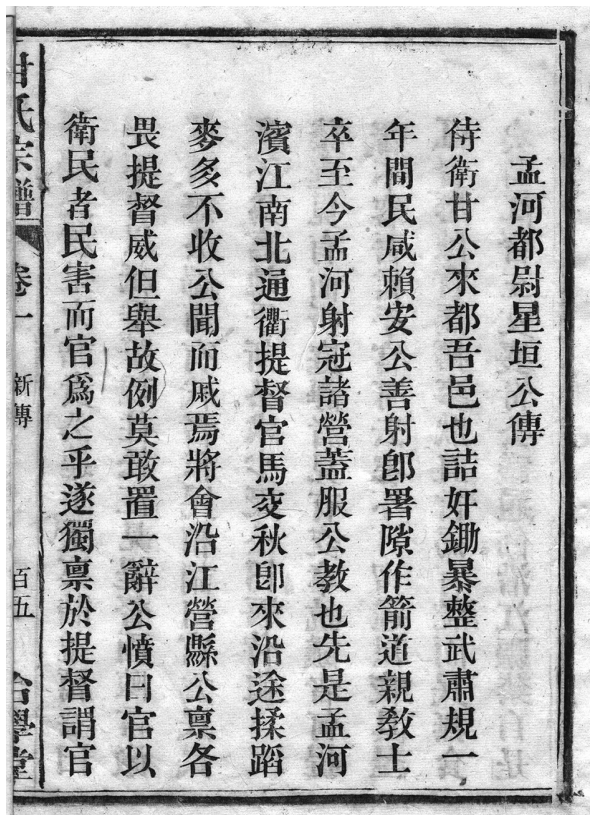
洪家铺位于安庆城西门外，长安岭南，皖河之滨，曾经是熙熙攘攘的水陆码头、交通要道。宋代大文学家王安石、黄庭坚等人前往舒州州治（今潜山梅城），走旱路必经北部的长安岭古道，“平明长安岭，飞雪忽满袍”，他们在沿途留下了许多美妙诗篇。据民国《怀宁县志》记载，旧时这里曾是商贸聚集之地，“扬州烟贾大至，洪家铺、江镇牙行填满，货辘辐辏，其利几与米盐等。”扬州烟商往来这里采购烟草。

水陆码头、交通要道，必然是人文荟萃之地。子贡岭、长安岭、金鸡碑、牛灯戏，文化遗存至今闪耀其间。明末安庆文坛吴氏三杰吴应钟、吴应铤、吴应铨即出自冶塘三让堂吴氏；安庆戏曲鼻祖阮自华曾流连于此，子贡岭南边有他修建的茶亭庵；戏曲名家阮大铖曾频繁活动于此地，他将嗣父阮以鼎葬在这里，附近的阮家圩是阮家产业，安庆历史上第一个状元刘若宰的族人就曾住在这里。

古人云“有文事者必有武备”，人文底蕴丰厚的洪家铺，必然也有其“武备”元素。据詹寿祺前辈及何氏传述，洪镇的新陈埂地方多习武艺，江镇人何晴岚早年曾拜该地西村陈汉文为师，练习北派拳法，后来功夫了得，尤其擅长家传武医，正骨医术远近闻名。于今何晴岚之孙何氏骨伤第四代传人何磊继续传承祖辈的功夫医术。以上说法也得到了新陈埂西冲自然村陈金先生的印证，据陈金叙述，本地口传解放前有位老辈叫做陈可燥，武功高强，他曾在荣字辈族人中间挑选了十个年轻人作为徒弟，以继承家传武艺，可惜解放后陈家武艺失传了。陈氏家族的武艺传承不是没来由的，在康熙年间，此地曾经出了一位武进士陈循，他是陈攸宁的族祖，曾在江南武乡试中拔得头名武解元，后来在殿试中差点夺得头名武状元，其中有一段曲折故事，我在《武状元》一书中已有详细考述，这里就不赘言了。

洪铺镇的习武之风不仅仅是在交通要道新陈埂盛行，在西部往山区方向也有较多流传。如民国时期的马银彪，是今新龙村绦帐堂马氏，他兼习南北武功，尤其擅长治疗跌打损伤，曾与王栋臣、阎绍臣、张国范等在安庆城里表演武术，名噪一时。今白云村的谢氏也是世代习武，谢忠赤先生即是安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“怀宁谢家棍”的传承人。

正是在这样一个武术氛围十分浓烈的环境下，在康熙武进士陈循之后，到了清末，此地终于又酝酿产生了一位武进士——甘拱辰。据安庆怀宁府县志显示，有清一代约270年，怀宁县仅产生15位武进士，分别是



甘拱辰传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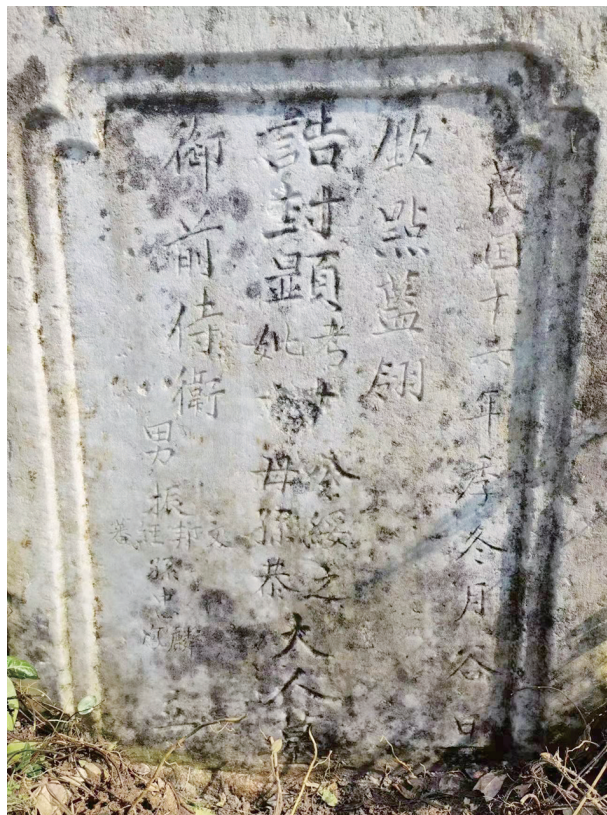
武泓、蒋祚永、陈循、李嗣泌、梁德济、马圯受、王惠、邵斐儒、马大缙（以上康熙）、马大用（雍正）、丁冠甲（道光）、甘拱辰、丁魁榜、吴堂、李滨（以上光绪），主要集中在康熙和光绪时期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清代怀宁的地域范围包括今天安庆市区的绝大部分，这15位武进士中肯定有相当一部分不在今天的怀宁县范围，比如马圯受、马大缙、马大用都是安庆城内敦悦堂回族马氏，王惠为安庆东郊柘涧山敦睦堂王氏，其他大多难以考证家族归属，所以属于洪铺镇的至少就有陈循和甘拱辰两位，其占比之高可想而知。综上所述，洪铺镇是怀宁县当之无愧的武术之乡。

甘拱辰为怀宁台学堂甘氏，祖辈居新龙村甘老屋，后迁至五桥村甘新屋，谱名时敏，字绥之，号嵩岩，外号星垣，原名雲，参加殿试时更名拱辰，生于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七日，卒于光绪十三年三月初八日。同治九年（1870），时名甘雲考中庚午科江南武乡试举人；光绪二年（1876），中式丙子恩科武会试，殿试三甲武进士，钦点蓝翎侍卫（正六品武职），乾清门行走。光绪八年（1882）十一月，任侍卫期满的甘拱辰被外放到江南孟河营任都司（正四品绿营武官）。据光绪《武阳志余》记载，甘拱辰在此位置上一干到此志纂修时的光绪十三年，因本年甘氏刚刚卒于任上，估计《武阳志余》还没载入继任者，所以在孟河营都司条目下，甘拱辰是最后一位任职者。据《甘氏宗谱》记载，他后来还被调任漕中营，未及上任便在孟河营病故。

据当地贡生费承祖所作《孟河都尉星垣公传》记载，甘拱辰在上任伊始便“诘奸锄暴，整武肃规”，一年间

就使得当地人民赖以安宁。当时江南提督叫做李朝斌（从一品绿营武官），此人骄横跋扈，一到秋天，提督府的兵马就来到沿江地区，肆意蹂躏麦田，当地人民苦不堪言，官员也不敢联名如实具奏。甘拱辰对此十分愤怒，虽然提督比他官大三级，但他还是独自呈文向提督反映情况，提督不但不接受意见，还对他进行斥责，甘拱辰连呈数文都是如此，不得已便亲身跑到提督府面见李朝斌，结果又被提督骂了回来。甘拱辰毕竟是在皇宫当过侍卫的武官，见多识广，于是他又连夜具文向时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呈报实情。左宗棠看了甘拱辰的呈文，对这位“越级上访”冒犯上司的小官表示了首肯，并立即下令通飭沿江一带今后不得任由官马肆意践踏农田，自此李提督便不敢再放肆。第二年秋天麦收之后，当地人民为感谢甘都司，专门酬马神来为他祈福。左宗棠是光绪七年九月至光绪十年正月任两江总督，所以甘拱辰弹劾李提督的时间应该在这个范围，正好是在他刚到孟河营任上一年的事，与费承祖所说的时间完全相符。

关于甘拱辰早年还有一些传说，据他的同年武进士仇志鹏所作《都尉星垣公传》记载，甘拱辰生于书香世家，从小聪颖，但不喜欢八股时文。二十岁时，因为家境不济，便干起了挑担卖货的营生，他走南闯北，一日到了徽州大洪岭，一寺僧在庙门口早早恭候，见着甘雲过来便说：“我已经等候贵人多时了。”同行的人感到十分诧异，僧人赶紧上前解释：“我是出家之人，淡泊名利，昨夜打坐忽然见菩萨告诉我，明天有贵人将至，挑担子的便是。”“公非市井之人，应该珍惜自爱，不要再耽误时间。”甘雲便听



甘拱辰墓碑

了僧人的话，回家练习骑射武艺。果然参加府县试便拔得头筹，后又于江南武乡试中举，本来可以会试联捷，只因父亲过世耽误了一次机会，到下一科才考中武进士。

甘拱辰生有四子，长子谱名振文，字宪章，号子受，学名白，生于同治九年十二月十二日。曾在淮军将领苏松镇总兵张景春（字韶臣）处为幕僚，军功保五品衔候选县丞。甘白在1904年之前曾入日本人山本宪的汉学塾学习，后来就读于冈山商业学校，还在日本娶了侧室厚藤氏，生育二子（忠麒、忠麟）。甘白及其后人去日本后少有音讯。1913年8月21日的《民立报》刊登了英人马林、日人后藤、华人甘白联合致海鸣的信，内容是要求停战数日，休养兵士。甘拱辰的墓碑是1927年冬立的，据甘氏族人说，这是当年甘白回老家安葬父母时所立。此后甘拱辰的后人便再无消息。

甘拱辰的墓碑上刻有“钦点蓝翎·御前侍卫”字样，按仇志鹏所述，在清朝二百多年武科考试中，甘拱辰是怀宁第一个担任侍卫的武进士。查民国《怀宁县志》所载15位武进士，确实只有甘拱辰名下注有“蓝翎侍卫”“乾清宫行走”，其他均无相关记载，另外据我所知，就连康熙时差点中了武状元的陈循也没有当过皇宫侍卫。故此仇志鹏所言当不虚。

甘拱辰的故事功绩在甘氏族人中口口相传，据说在清末民初时，为了纪念甘拱辰，甘氏曾筹备兴建祠堂家庙，后因战争频仍、世事多变，终未如愿。甘拱辰留下的佩剑、朝服等旧物，在解放后也遗失殆尽。不过值得庆幸的是，习武之风在甘氏家族中广为流传。